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
第十一回 白城隍執掌溧水 張天師怒髮碧峰

詩曰： 萬峰秋盡百泉清，舊鎖禪扉在赤城。
楓浦客來煙未散，竹窗僧去月猶明。
杯浮野渡魚龍遠，錫響空山虎豹驚。
一字不留何足訝，白雲無路水無情。
這詩是單道僧家的。

卻說城隍說過，天下城隍都姓紀。那一位神道說道：「溧水縣城隍不姓紀。」長老道：「難憑你兩家硬證。你們說天下城隍都姓紀的，說出一個都姓紀的緣由來；你們說溧水縣城隍不姓紀的，說出一個不姓紀的緣由來。」城隍菩薩就搶出說道：「小神親事漢高祖，見危授命，為臣死忠，以此敕封我為天下都城隍。到如今歷了多少朝代，熬了多少歲寒，豈有天下之大，另有一個天下？都城隍之外，另有一個城隍？以此天下城隍都姓紀。」長老道：「你說溧水縣城隍不姓紀的，怎麼說？」那神說道：「這話兒說起來且是長哩！」長老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

那神說道：「當原日中八洞神仙前赴西池王母大宴，那七位神仙去得快爽些，獨有呂純陽駕著雲，躡著霧，自由自在，迤邐而行。正行之際。猛聽得下界歌聲滿耳，他便撥開雲頭，望下睃著。只見是個南朝城中百花巷裡一所花園，花園之內，一個閨女領著幾個丫環行歌互答。原來這個閨女領了幾個丫環，看見那百草排芽，雜花開放，不覺唱個舊詞兒，說道：『二九佳人進花園，手扯花枝淚漣漣。花開花謝年年有，人老何曾再少年？』內中就有個知趣的丫頭，就接著唱一個說道：『可歎一寸光陰一寸金，寸金難買寸光陰。寸金使盡金還在，過去光陰哪裡尋？』天下事有個知趣的，就有個不知趣的，那不知趣的就唱一個說道：『□三□四正當時，只我□八□九還婚姻遲。二□三□容顏退，衾寒枕冷哪個知？』呂純陽聽知這些歌兒，心裡說道：『小鬼頭春心動也！待我下去走一遭來。』便自按住雲頭，落在花園之內。呂純陽本是標緻，再加變上了一個，越加齊整，真個是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。你便是個鐵石人，也自惹情牽。你看他頭戴紫薇折角巾，身穿佛頭青縐紗直裰，腳穿褲腿兒暑襪，三鑲的履鞋，竟迎著那閨女兒走。那個女孩兒家臉皮兒薄薄的，羞得赤面通紅，轉身便走。好個純陽，裝著個嘴臉兒，趕上前去，賠一個小心，唱一個喏。那閨女沒奈何，也自回了一拜。純陽說道：『小娘子休怪。』那閨女帶著惱頭兒說道：『君子，你既讀孔聖之書，豈不達周公之禮，怎麼無故擅入人家？』純陽又故意的賠個小心，說道：『在下不枉是龔門中一個秀才。適才有幾位窗友，拉我們到勾欄之中去耍子，是我怕宗師訪出來飲酒宿娼，有虧行止，不便前程，因此上迴避他。不覺擅入潭府，唐突之罪，望乞恕饒。』那閨女說道：『既是如此』，叫丫頭過來：『你送這位相公到書房裡去迴避一會罷。』女孩兒抽身先自歸到內房去了。哪曉得這個丫環聽著個秀才唆拔，倒不領他到書房裡去，反又領他到臥房兒裡面來。這個女孩兒，一則是早年喪了父，嬌養了些，二則是這一日母親到王姨娘家裡去了，三則是禁不得那個秀才的溫存，四則是吃虧了這些丫頭們的攛掇，故此呂純陽就得了手。自後日去夜來，暗來明去，頗覺稔熟了。

「卻說母親在王姨娘家裡歸來，哪曉得這一段的情故？只是女兒家容顏日日覺得消瘦，唇兒漸漸淡，臉兒漸漸黃，為母的看見，心下不忍。只見明日是個七月初一日，母親說道：『女兒，你今夜早些安歇罷，明日是個初一日，我和你到南門外梅廟裡去進一炷香。進了香回來，我和你到長乾寺裡去聽一會講經說法，散一散你的悶兒來。』果然到了明日，兩乘轎子出了門，進了廟，拈了香，折回來竟投長乾寺而去。只見寺里正在擂鼓，法主升座說經，四眾人等聽講。歇一會，香盡經完，法師下座，看見了這個白氏女，問道：『這個道人貴姓？還是哪家的？』只見那母親向前下拜，說道：『弟子姓白，這是弟子的小女，小名叫做白牡丹。』法師道：『他面上卻有邪氣。』白氏母道：『邪氣敢害人麼？』法師道：『這條命多則一個月。』白氏母道：『望乞老爺見憐，和我救他一救。』法師道：『你回去問他，夜晚間可有些甚麼形跡，你再來回我的話，我卻好下手救他。』白氏母轉進家門，把個女兒細盤了一遍。女兒要命，也只得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了一遍。明日個白氏母再到長乾寺，見了法師，把個前項事也自對他細細的說了。法師道：『善菩薩，你來，我教你一段工夫，如此如此。』白氏母歸來，對著女兒道：『我教你救命的工夫，如此如此。』這女兒緊記在心。

「果然是二更時分，那秀才仍舊的來，仍舊的事。這女兒依著母親的教法，如此如此，把那個呂純陽激得暴跳。原來呂純陽人人說他酒、色、財、氣，其實的全無此說。這場事豈為貪花，卻是個採陰補陽之術。哪曉得那個法師打破了機關，教他到交合之時，緊溜頭處，用手指頭在左肋之下點他一點，反把他的丹田至寶泄到了陰戶之中。這豈不是個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？故此呂純陽激得只是暴跳，飛劍就來斬這白氏女。這女兒卻慌了，跪著討饒，就說出長乾寺裡的方法來。

「那純陽飛劍到長乾寺裡去斬那個法師。原來那個法師又不是等閒的，是個黃龍禪師。這口劍飛起來，竟奔神師身上。那禪師喝聲道：『孽畜！不得無禮。』用手一指，竟插在地上。洞賓看見那口劍不回來，急忙又丟起個雌劍。雌劍也被他指一指，插在右壁廂。洞賓看見，卻自慌了，駕雲就走。黃龍將手一指，把個洞賓一個筋斗翻將下來。洞賓轉身望黃龍便拜，說道：『望慈悲見恕罷！』黃龍道：『我也肯慈悲你，你卻不肯慈悲別人哩！』洞賓道：『今後曉得慈悲了。』黃龍道：『你身上穿的甚麼？』洞賓道：『是件納頭。』黃龍道：『可知是件納頭。你既穿了納頭，行如閨女，坐像病夫，眼不觀邪色，耳不聽淫聲，才叫做個納頭，焉得這等貪愛色慾！』洞賓道：『這的是我不是，從今後改卻前非，萬望老師還我兩口劍罷。』黃龍道：『我待還你劍來，其實你又傷人。』洞賓道：『再不傷人了。』黃龍道：『這兩口劍，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門上，與我護法，雌的還你罷。』洞賓走向前去，拔出雌劍來，拿在手裡。黃龍法師說道：『劍便還你，還不是這等的佩法。』先生道：『又怎麼個佩法？』黃龍法師道：『你當日行兇，劍插在腰股之間，分為左右。今日這口劍，卻要你佩在背脊上，要斬他人，拔出鞘來，先從你項上經過；斬妖縛邪，聽你所用；如要傷人，先傷你自己。』洞賓道：『謹如命。』故此叫做『洞賓背劍』。洞賓得了這口劍，又說道：『弟子沒了丹田之寶，赴不得西池王母蟠桃大會，望老師再指教一番。』法師道：『我教你到龍江關叫船，一百二□里水路，竟到儀真縣；儀真縣叫船，七□里水路，竟到揚州府；揚州府叫船，一百二□里水路，竟到高郵州。到了高郵不要去了，你就在那個地上尋個處所養陽，九年功成行滿，再朝玉京。』洞賓得了口劍，又得了養陽的處所，竟自拜謝而去。至今高郵州有個洞賓養陽觀的古蹟。

「卻說白氏女叫做個白牡丹，得了純陽的至寶，月信愆期，身懷六甲，懷了二□個整月，方才分娩。生下一個娃娃來不至緊，只見頂平額闊，天倉飽滿，地角方圓，雖則初然降生，就像個兩歲三歲的模樣。白氏母沒奈何，只得養了他。養到五歲六歲，投師開蒙。七歲八歲，四書五經無不通解。九歲□歲，旁及諸子百家。□一□二，淹貫了三教九流，總括了五車百藝。□三歲入學，□四歲中舉，□五歲登黃甲。初任句容縣知縣，六年考滿，考上上，行取進京，補廣東道監察御史。柱下彈劾，驄馬風生，三遷九轉，一轉轉到兵部侍郎之職。回馬南朝謁陵，逕往溧水縣住下。這個白侍郎一清如水，與百姓水米無交，秋毫無犯，只是心上喜歡的有一件東西。是個甚麼東西？卻說白侍郎秋毫不染，只是喜歡的雞子，每日清早起來，要雞手做上一碗湯，潤其心肺。因此上逢府、州、縣，行頭、鋪戶，逐日買辦進來，送進衙來，交與貼身的門子。忽一日鋪戶進了雞子，門子接了他的，就安在廚之內。到於三更時分，門子們都已睡了，只有白侍郎眼睜睜的睡不成來。只見一群鼠耗，把些雞子盡行搬運去了。怎麼鼠耗搬得雞子動？原來兩個鼠耗同來，一個仰著睡在廚裡，把個雞子抱在肚上，四個爪兒摟定了，這一個把個嘴兒咬著那個睡的尾巴，逐步的拖也拖將去了。拖來拖去，盡行去了。白侍郎見之，心裡想道：『天下事哪裡沒有個屈情。』明日個起來不見了這些雞子，門子沒有甚麼交付廚子，廚子沒有甚麼去做湯。侍郎坐在堂上，只作不知，故意兒叫過四個門子來，拷究他一番：打的打，夾的夾，撈的撈，攢的攢。

攢。也有招道偷吃了的，也有招道偷出去了，哪個省得是個鼠耗之災？侍郎看見這等屈打屈招，心裡想道：『天下有多少屈情的事，我做了數十年官，錯斷了多少屈情的事。我為官受祿一場，不能為國為民，反做了這等無常孽帳，枉耽了這個人身！』咬著牙齒，革叮一聲響，猛地裡照著廷柱上『撲通』。一個『撲通』不至緊，撞得腦漿似箭，口血如流，命染黃泉，身歸那世。當有諸神上表，奏知玉皇大帝，說道：『下方有這等的清官，怕屈了民情，寧可己身先喪。』玉帝差了許真君傳下旨意，把個白侍郎叫進兜率宮，竟到靈霄寶殿，玉皇設宴款待了他。因他在溧水縣身亡，就敕封他為溧水縣城隍管事，寫敕與他，到任管事。故此溧水縣城隍姓白。你怎麼道天下城隍沒有個別姓？」

長老道：「我和你解了罷，天下城隍姓紀，溧水縣城隍姓白。」那神說道：「好了他些！」長老道：「你敢就是白城隍麼？」那神說道：「不是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不是白城隍，怎麼來費這許多唇口？」那神道：「天公不法，許諸人直言無隱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那神說道：「小神是天下的都土地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怎麼和城隍一樣裝束？」都土地說道：「我本與他對職的，止有那下面站的小土地，才受他的節制。」長老抬起頭看來，只見下面一些矮矮的老兒，頭戴的一色東坡巾，穿的一色四鑲直裰，繫的一色黃絲襪，腳登的一色三鑲儒履，手拄的一色過頭拐棒。長老道：「你們是何神道？」那些矮老兒說道：「小神都是當境土地之神。」長老道：「到此何幹？」眾土地說道：「特來迎接。」長老道：「連都土地俱請回罷。」長老發放了這些土地，此時已經是四更時分。

長老拽了九環錫杖，離了雙廟兒之門，只見街坊上的人鬧鬧哄哄。他看見個居民稠密，心裡想道：「也是到南膳部洲來走一遭，不免度一個超凡入聖，正果朝元，方才是我為佛的道理。」你看長老的法身，長有八尺五寸，好不狼抗。方面大耳，削髮留鬚，好不晷旭。一手拽著九環錫杖，一手托定紫金鉢盂，口裡吟喝著：「貧僧化你一炷齋。」行了這幾家的門面，並不曾見一個發慈悲的世主來。」再走到前面一個三間的門面，長老道：「此中高樓大廈，一定有個善菩薩來結緣。」哪曉得走到他的門前，叫聲：「貧僧化你一炷齋。」門裡閃出一個不稂不莠、不三不四、不上串的癩痢頭來，人便是個癩痢頭，嘴卻是個鷹嘴。看見長老化齋，他說道：「老爺再過一家兒罷！」長老站著不動，他就捺著長老的偏衫，竟自推到隔壁的人家裡去。那隔壁的門裡，又閃出一個不尷不尬，不伶不俐，沒擺的邋邋頭來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沒跋，你家門前的和尚，推到我門上來。」那癩痢頭性急如火，揪著這個邋邋頭就是火尋毛，就是搗眼，兩下裡混打做一堆。歇會兒，街坊上走出幾個咯咯確確、紆紆的地方來，倒不去勸鬧，且加上個破頭楔，說道：「這和尚化甚麼齋？」眾人倒把個長老推了幾推，一推推到街那邊去了。街那邊又推到街這邊來。為甚麼把個長老推上推下？原來當今是永樂爺興道滅僧，故此地方上嚴禁。長老只好笑一笑，心裡想道：「經曲上說『南無南無』果真是慈悲方便的南膳部洲卻也無。」

此時已是五更天氣，萬歲爺要升殿，文武百官要進朝。長老拽開步來，離了上清河，進了江東門，又進了三山門，過了陸門橋，過了行口，過了三山街，過了淮清橋，過了大中橋，過了崇禮街，過了五條街，竟到正陽門上。正走之間，撞著一位黃門官來了。那打道的官牌吆喝著下來，長老吆喝著「化齋」。那官牌起頭一看，只見一個光光的頭，戴著瓢兒帽，穿著染色衣，一手是個鉢盂，一手是條錫杖，明明的是個和尚也。那官牌且是厲害，看見是個和尚，鞍籠裡抽出一根荊條來，掃腳就打。哪曉得和尚倒不會叫疼，自家脫膝頭兒上倒吃了一下苦，把個官牌急將起來，益發恨得和尚緊。不覺黃門官到了面前，問說道：「甚麼人在這裡喧嚷？」

這卻是公案傍邊一句言，官牌說道：「聖旨滅僧興道，五城兩縣現在挨拿。街坊上頭髮稀兩根的，也要拿去搪限，癩痢、禿子躲得不敢出門。這個和尚大搖大擺，吆喝著化齋，不知仗了哪個的勢力，靠了哪個的門牆？」黃門官道：「你這和尚是山上長的？是水裡淌來的？你也有兩個耳朵，豈不曉得當今聖旨興道滅僧？」長老道：「小僧是外京來的，故此不知。」黃門官道：「既從外京而來，我這京城的禁門，裡三，外八，你從哪一門進來？」長老心裡想道：「我若說了從哪一門進來，卻便難為了把門官，我心何忍。」好個長老，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反請問：「朝使大人仙鄉何處？」黃門官倒也是個有德器的，見這長老問，便答應道：「學生是徽州人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徽州，便可知道。」黃門官道：「怎麼是徽州便可知道？」長老道：「若是本京人，卻不知道外京的事，故外京的府、州、縣、道，俱有城牆，城牆上俱有城樓，城樓上俱有白粉的牌，牌上俱有黑墨寫的字，寫著甚麼門，走路人便曉得進了甚麼門。京城是日月腳下建都之地，城牆雖然高聳，卻沒有個城樓，沒有個牌匾，況且小僧又是三更半夜，知道哪個裡三，外八？」那打路的官牌風氣不散，稟說道：「小的押他舊路回去，看是進的哪一門。」長老道：「小僧來時倒了幾個彎，轉了幾個角，知道哪是走的舊路？」黃門官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這裡不究門官，專一究你。」長老道：「多謝搭救貧僧，貧僧無恩可報。」黃門官道：「說甚麼搭救，我這裡追究著你！」長老道：「追究是如何？」黃門官道：「輕則祠祭司拿問，重則梟首示眾工。」長老道：「朝使大人好意，小僧不曾見過大事。」黃門官道：「怎麼不曾見過大事？」長老道：「若要貧僧梟首，就相煩朝使大人替了，也不是甚麼大事。」黃門官道：「自古只有個仗義疏財，哪裡有個仗義疏命的？」長老道：「當原日有個喜見菩薩，放火焚身，供佛三日；又有個妙莊王女香山修行，為因父王染疾，要骨肉手眼煎湯作引子，就卸下手眼，救取父王，以致現出千手千眼，救苦求難、大慈大悲，才登觀世音正果；又有錫臘太子捨了萬里江山，雪山修行，以致烏鴉巢頂，蘆筍穿膝，且又捨身喂虎，割肉飼鷹。看起來以前的人都捨得死，如今的人倒都捨不得死。」官牌道：「好個大話！」黃門官道：且押著他，待我進朝請旨定奪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金殿上鐘鼓齊鳴，已是早朝時分。只見：

大明宮殿鬱蒼蒼，紫禁龍煙直署香。
九陌華軒爭道路，一投寒玉任煙霞。
須聽瑞雪傳心語，更喜文駕續驚行。
共說聖朝容直氣，期君此日奉恩光。

卻說早朝時分，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班齊。黃門官奏道：「午門外有個和尚聽宣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我這裡滅僧，怎麼又有個和尚來見朝？想必是有些神通本事的才來。」旨意道：「宣他進朝。」那長老聽見宣他進朝，便大搖大擺走將進去。他又不走左邊文官的街，他又不走右邊武官的街，他逕直走著萬歲爺的金階御道。兩邊校尉喝聲道：「那是爺的御道，怎麼和尚敢走！」長老道：「我自幼兒膽小的人，三條路只走中間。」見了萬歲爺也不行大禮，只是打個問訊，把個手兒略節的舉一舉。鴻臚寺說道：「和尚怎麼不拜？」長老道：「國泰民安，只可說個興，怎麼說個敗？」

萬歲爺已經是滅僧，看見這個和尚搶了御道，又不行禮，龍顏大怒，喝令當駕的官綁出午門外去梟首。只見殿東首履聲王吉王吉，玉佩琤琤，閃出一位大臣，叫聲：「刀下留人！」原來是個新襲誠意伯的，姓劉名某。只見他垂紳正笏，三呼萬歲，說道：「臣啟陛下，天下寺院甚多，寺院裡僧家最眾，面奏朝廷的卻少。今日這個和尚面君，多因有個來歷，望陛下詳察之。果於禮法不順，再斬不遲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依卿所奏，放那和尚進來。」和尚卻又進來。萬歲爺道：「和尚有甚冤屈，捨身見朝？」長老道：「因為上位滅我僧家，特來見駕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是我滅你僧家，你有何話說？」長老道：「昔日漢文帝不曾斬得僧頭，希夫人不曾破得僧戒，上位乃是千代帝王之班頭，萬萬年皇王之領袖，天高地厚，春育海涵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況且三教九流，都同是上位之赤子，上位何厚何薄，何愛何憎，今日這等滅僧興道？」萬歲爺道：「這原是龍虎山張天師奏的本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黃門官奏道：「龍虎山張天師收雲下來，現在門下聽宣。」聖旨一道：「宣天師進朝。」天師進了朝，五拜三叩頭，行禮已畢。萬歲爺道：「先生海上風霜，多有勞頓。」天師道：「這都是為臣的理當，怎麼說個『海上風霜』四個字。」原來天師過海去採長生芝草，進貢朝廷，故此「海上風霜」。

天師轉眼一看，只見丹墀裡面站著一個和尚，忙忙的又奏說道：「陛下既已滅僧興道，怎麼又把這個和尚放進朝門之內？這叫做是『己身不正，焉能正人』？伏乞陛下詳察。」萬歲爺道：「自從五鼓設朝，直到這早晚，文武兩班在此，國事不曾分理半毫，

著這和尚進來盤今博古，將凡比聖，偏然有許多閒談，我也是沒奈何他處。」天師大怒，喝令圓牌校尉拿送禮部祠祭司。
卻不知這個和尚拿送禮部祠祭司，他怎麼樣兒分說，卻不知禮部祠祭司拿到這個和尚，怎麼樣兒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